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濟公活佛傳奇錄 第十七回 死夫妻訂盟後世 勇將軍轉蠢成靈

話說這「玉髓香」，乃是三年前，外國進貢來的一種異香，朝廷取來燒過了，就吩咐馮太尉收好，太尉奉旨就收放在寶藏庫中第七口櫃內。到了上年中秋夜，皇上聖體不安，皇太后取出來燒了一些祈求上天保佑，又隨手放在內庫的第三口櫃內，皇上不知。因今要燒這香，原叫馮太尉去取，太尉走去取時，已不見了，心中慌忙，不敢回旨，故私自出來求籤問卜，恰遇著濟公，氣惱頭上，正要將他出氣，故有此一番審問。今見濟公說出他的心事，怎麼不驚？又聽見他知道消息，怎麼不喜？只得備酒請他，求他說出。濟公直吃到爛醉如泥，方慢慢的說道：「這香是舊年中秋夜，皇太后娘娘因祈保聖安，取出來燒了，就順便放在內庫第三口櫃內，你為何問也不去問一聲，卻瞎悶悶的亂尋？」說罷竟辭別而去。那馮太尉半信半疑，即飛奔入朝去查，果在內庫第三口櫃內，連皇太后娘娘也忘記了，方信濟顛竟是未卜先知的一尊活佛。

那濟公一日在湖上閑行，忽見許多人簇擁著兩口棺材，遠看又似一起，又像兩起，又見幾個少年好事的，三三兩兩的在那裏議論。濟公聽一聽，原來前面一口棺材，是王員外的兒子王宣教，後頭又一口，乃是陶斯文的女兒陶秀玉，二人郎才女貌，私相愛慕，暗裏往來，一個願娶，一個願嫁，誓不他適，後來兩家曉得了，說他們不端正，逼令別行嫁娶，二人拗不過父母，又不忍負盟，遂相約了逃出湧金門，雙雙投湖而死。兩家悔恨不及，只得各自撈起，各自買棺盛殮，各叫人抬去燒化，眾人把這事當做新聞，在那裏說。濟公挨向前去說道：「若是這段因果，他二人心還未死，只怕燒他不著，除非我去方可燒化得著。」

眾人聽了，那裏肯信？可是王宣教的棺木，抬在興教寺；陶秀玉的棺木，抬到金牛寺，兩處舉火燒，果然盡皆燒不著，兩家父母各自驚駭，不知何故。又有那個好事的，將濟公的話，傳到那兩家的父母耳裏，兩家只得央同眾人來請濟顛。濟顛道：「要我下火也不難，但酒是少不得的。」兩家父母道：「有酒在此，聽憑師父去吃就是。」

濟公先同到興教寺，陶員外忙取出酒來請他，濟公一連吃了七八碗，方對眾人道：「他二人前世原是一對好夫妻，只因口不好，破了人家親事。故今生父母不遂其願，但二人此一死，雖說是情，卻有些氣節，後世必然仍做夫妻，你今將他兩處燒化，如何肯心死？待貧僧移來合化，方可完前因後緣。」王陶兩家聽他說明因果，不敢違背；遂叫人將陶秀玉的棺木也抬到興教寺一處，濟顛手執火把，作頌道：

今生已死後生生，死死生生總是情；
既死水中全不怕，定然火裏也無驚。
移開兩處心留恨，相傍成灰骨也榮；
漫道赤繩牽不住，蓋棺而後忽親迎。
咦！憑此三昧火光，認取兩人面目。

念罷舉火，燒得烈焰騰空，只見兩副棺木中，各透出一道火光，合做一處，冉冉而去。眾人無不驚異，直待化完，王員外又要請濟公吃酒，濟公已不知走向那裏去了。

那濟公一日同沈提點打從官巷口徐裱畫店門前走過，忽看見壁上裱著濟顛的畫像，沈提點近前一看，稱讚道：「畫得□分像，但讀得太少，不足盡你的妙處；況且上面空著許多白紙，何不再讀幾句？」濟公笑道：「恐怕無可讀處了。」因叫徐裱畫取下來，又寫幾句道：

遠看不是，近看不像，費盡許多功夫，畫出這般模樣。兩隻帶眉，但能掃愁；一張大口，只貪吃酒。

不怕冷，常常赤腳，未曾老漸漸白頭。有色無心，有染無著。睡眠不管江海波，渾身襤褸，顛倒任他塵俗氣。桃花柳葉無心戀，月白風清笑與歌。有一日，倒騎驢子歸天嶺，釣月耕雲自琢磨。

濟顛題罷，沈提點道：「如今才覺這畫像上有些精神！」遂邀了徐裱畫一齊到通津橋酒樓上去，三個人說說笑笑，直吃到傍晚方各散去。此時是八月天氣，杭州風俗喜鬥蟋蟀，那些太尉內臣，尤為酷好，往往賭大輸贏。

卻說東花園土地廟隔壁，一個賣青果王公的兒子，叫做王二，專靠著捉蟋蟀出賣，一日五更，出正陽門捉蟋蟀，剛走到苧麻邊時聽見一個在裏面叫得好，分開了苧麻一看，只見一個蟋蟀兒，站在一條火赤練蛇頭上，吃了一驚，忙取塊石頭，照著蛇身上打去，蛇便走了。那蟋蟀早已跳在地上，王二忙向腰間取出罩兒，趕著罩了，再細看時，卻生得□分好，不勝大喜，急急回家，叫老婆取乾淨水浴一浴，放在盆內，將好食養過兩日，拿出來合人鬥，就一連贏了幾場，一時竟出了名。

一日王二正鬥贏了，打從望仙橋上過，正遇著張太尉喝道回家，王二手裏捧著盆兒，立在旁邊，讓他過去。可是張太尉最喜的是蟋蟀兒，見王二捧著盆兒，便吩咐住了轎，叫王二近前討看，王二將蟋蟀呈上，太尉開盆一看，見生得比尋常不同，滿心歡喜對王二道：「你把這蟋蟀賣與我罷！」王二道：「這個蟋蟀，乃是小人父親所愛的，相公要買，待小人回去與父親說了，然後送來。」太尉道：「你若肯賣，我與你三千貫錢，一副壽板。」王二謝了，忙回家與父親說知，王公道：「太尉既肯出許多東西，怎的不賣？須急急送去，不要錯過了。」王二道：「今日送去，太覺容易不值錢，明日送去罷。」遂將盆兒收進去放好，自卻出門去閑走。卻說這張太尉見了這個蟋蟀，□分愛他，又不見王二送來，隨差一個幹辦，叫一個柵頭，同到王家討信，王公接著說道：「鬥一場贏一場，真實好個蟋蟀。」柵頭道：「人人說好，我倒從不曾見。」王公道：「待我取出來與你看看！」遂到裏面取出個盆兒來，放在桌上，揭開蓋要叫柵頭來看，不防那蟋蟀一跳跳出盆去，直跳出門外去了，三個人連忙趕出來捉，早被鄰家一隻雞子走來，一口啄將去了。王公看見氣得啞口無言，幹辦與柵頭說道：「王公好沒造化！三千貫錢、一副壽板，白白的送掉了。」只得去回覆太尉不題。

不多時，王二回來，王公料是瞞不過，只得將幹辦柵頭要看，被雞吃了之事，細細說了一遍，王二急得暴跳，把桌子一翻，碗盞盆子打得粉碎，又不可埋怨父親，心上又氣不過，只得走出來散悶。

才走到□字路口，忽撞見濟顛笑吟吟的從對面走來，向王二道：「你不必氣，若肯請我吃一醉，包管與你鄰家這只雞兒，討還你的蟋蟀。」王二暗想道：「他怎知我的蟋蟀被雞吃了？這話甚是蹊蹺。」便道：「請你不難，聽憑老師父放量吃個大醉，但須要講明，若沒有蟋蟀還我，那時脫褌衫，還酒錢，老師父莫要怪。」濟公道：「貧僧從來不打誑語，你但請放心。」王二也是個好酒的，況是心上納悶，也不管三七二一，就同濟公到一個酒店裏去，你一碗，我一碗，直吃得稀泥爛醉，方才起身。

王二醉則醉，事在心頭，臨出門還問濟公道：「酒已請你了，蟋蟀幾時還我？」濟公道：「明早五更頭，若沒有，只管來剝褌衫；若有了，卻還要請我。」王二道：「若果真有了，便再請你便了。」王二一逕回家裏，王公怕兒子嚙蘇，躲在房內不出來，王二酒又醉，心又氣，跌倒在床上就睡著了。

直到五更才醒，又聽得唧唧的叫，又驚又喜，慌忙走下床來，聽一聽，是蟋蟀在盆裏的聲音，推開窗子，放入月光來，將盆兒取到窗前，揭開蓋一看，那個蟋蟀卻好端端的宿在裏面，原來日間雞吃的乃是三尾聒子，王二看得分明，滿心歡喜，忙叫父親道：「阿父！你不要著急了，日間雞吃的，乃是三尾聒子（蟲名），蟋蟀自在。」王公聽了道：「好呀！好呀！」也起來了，王二又將濟公許還的話說了一遍，父子二人好不歡喜，也不再睡，坐到天明，王二叫老婆收拾早飯吃了，取著盆兒，投張太尉府中來。門公報知張太尉，太尉叫王二進去問道：「昨日幹辦的來說你這蟋蟀被雞吃了，甚是可惜，你今日莫非有個好的送來麼？」王二道：「昨日父親不知，拿出來看被雞吃的，乃是三尾聒子，這個好蟋蟀端然在此！」

太尉大喜，取了蟋蟀，就發了三千貫錢，一副壽板與他，王二拜謝了，叫人扛了回去，果真的去尋著濟公，又請他吃了一壇

酒。那張太尉得了這個蟋蟀，當日就拿去與石太尉鬥了一場，又贏了三千貫錢，一連鬥了三□餘場，場場皆勝。張太尉喜之不勝，因而替他起個乳名，叫做王彥章，愛之如寶。不期養至秋深，大限已到，太尉真是可惜，打個銀棺材，盛了香花燈燭，供了三七二□一日，方與他出殯，請了濟公來與他下火，棺至萬家路，濟顛乃手執火把，念道：

這妖魔本是微物，只窩在石岩泥穴，時當夜靜更深，叫徹清風明月；聒得天涯遊子傷心，叫得寡婦房中泣血。沒來由，只顧催人起貪嗔，費盡自家閒氣力。

既非是爭田奪地，又何苦盡心抵敵？一見面怒尾張牙，再鬥時揚須鼓翼。贏者振翅高鳴，輸者走之不及。得利則寶鈔盈千，賞功只水飯幾粒。縱有金玉雕籠，都是世情空色。倏忽天降嚴霜，任你彥章也熬不得。伏此無明烈火，及早認出本來面目。

咦！托生在功德池邊，相伴念阿彌陀佛。

濟公下火畢，忽一陣清風起，在空中現出一個青衣童子，合掌當胸向濟公道：「感謝我師點化，弟子已得超升矣！」言訖不見。張太尉看見，滿心歡喜，邀請濟公到府中吃酒，是夜就在太尉府中住了。

到了次日，別了太尉回寺，打從王錦衣府前過，忽聽得府裏鼓鈸與哭聲，甚是熱鬧。因向管門的堂候官問其原故？堂候官道：「我家老爺中年無子，後房有□來個小奶奶，前年才生得一位公子，愛惜如寶，不期昨夜死了，請僧人在此做佛事，所以哭泣。」濟公道：「既如此，可通知說我濟顛要見。」堂候官稟知錦衣，錦衣將濟公接進去相見道：「你來得正好，我有一位小公子甚是聰明，不幸昨夜死了。我實捨他不得，你可說幾句佛語，送他入土，使他另生好處。」濟公道：「入土不如送他下火，他生在別處，不如還生在相公家裏。」錦衣道：「此時下官心緒已亂，但憑老師超度他。」濟公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可速抬出來，就當廳燒了罷！不要誤了時辰，又被他人占去。」王錦衣忙叫人扛出棺材，在廳前丹墀中放下，濟公手執火把道：

小公子，小公子，來何遲，去何速？

與其求生，不如傍熟。

咦！大夢還從火裏醒，銀盆又向房中浴！

王錦衣在廳上看著濟公火化，早有侍妾來報道：「恭喜老爺，第七房劉奶奶生下一位公子。」王錦衣大喜，因知濟公佛力無邊，忙命備酒請他，濟公盡量吃了一醉，方辭別回寺，不知後事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

評述：

一、王員外兒子王宣教，愛上陶斯文的女兒陶秀玉，二人郎才女貌，心心相愛，卻遭雙方父母反對，逼令別行嫁娶，二人相邀投湖而死。正是：

我愛你，你愛我；生死戀，惹大禍。

我投湖，你投湖；悲慘事，全家哭。

二、人既死，不能復生。尋找短路，最是癡呆！二位戀人，人死心不死，愛得難分難捨，不甘願分開火化，還得勞我為他們說法，相合火化，才消得怨氣，灰土相依。正是：

愛的一把火，燒死兩傢夥；

生無連理枝，死願同一窩。

為何他倆有這段悲慘事，原來前世嘴巴不好，破了別人親事，才落得如今這個下場。世人啊！胡言亂語，明瞞暗騙，謊話連篇，來世一定可憐。

三、鬥蟋蟀賭錢，古代還有這門事！這只「賭蟲」也真有辦法，鬥死別人，贏得滿身血債，但卻苦了自己，樂了主人。大限已到，勇士歸山，張太尉感激，為它取個乳名叫王彥章，還鄭重其事為它入棺祭拜，真是人不如物呢！

出殯還勞老衲下火，為它皈依說法點化，烈火之中，一陣清風，見一青衣童子現在空中，向老衲道謝：「我超升了！」

正是：

萬物軀體不同，皆有佛性；悟者為佛，迷者眾生。世人啊！我也為你們點化吧！且聽道：

生來這一戶，死去那裏住？

正法心字門，如來皈依處！

紫竹觀自在，菩提無根樹，

點你昏迷性，醒來自頓悟。